

• 科学技术文化研究 •

拉图尔论“非现代性”的人与自然

Human and Nature of Non-modernity in Latour's Philosophy

钟晓林 /ZHONG Xiaolin¹ 洪晓楠 /HONG Xiaonan²

(1.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大连, 116023; 2.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3)

(1.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3;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3)

摘要:拉图尔通过对盖娅理论的彻底解读, 从非现代性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指出盖娅是自然的世俗形象, 其中的行动者都是有生命的, 而且盖娅不能称为统一的整体。他进一步批判了现代主义的人类形象和全球概念, 创造性地定义了人类世时代的地面人和新气候政权, 盖娅影响下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联系是物的议会。拉图尔和新唯物主义都着力于颠覆现代制度的哲学根基, 构建反人类中心的科学观, 天地境界的人和拉图尔的地面人角色也是非常契合的,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

关键词:拉图尔 非现代性 盖娅 人类世 地面人

Abstract: Through a radical interpretation of Gaia theory, Latour rethin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non-modernity, and points out that Gaia is a finally secular figure for nature, in which all the agents are alive, and Gaia cannot be called a unified whole. He further criticizes the modernist image of human beings and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creatively defining earthbound and new climate regime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human and the non-human under gaia's influ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Parliament of things. Both Latour and new materialism focus on subvert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institution, and construct the scientific view of the anthropocentrism. Universal State is also very compatible with Latour's earthbound, which is the cultural value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Latour; Non-modernity; Gaia; Anthropocene; Earthbound

中图分类号: N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19.06.014

作为法国理论界领军人物, 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哲学思想散布STS领域的经验研究, 他不仅提出了反现代二元论的“经验形而上学”命题, 而且还提出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唯物论转向。为了呈现我们生存世界的真实状态, 在《存在模式的探究》中, 拉图尔声称, “我们必须彻底重新描述现代制度, 尤其是科学制度, 因为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1]而早在2004年《自然的政治》中, 他就指出“为地球母亲盖

娅进行有力的辩护”,^[2]构建非现代性的政治生态学。十多年来, 拉图尔一直在持续地关注和讨论生态问题, 盖娅、人类世术语是其最新的研究焦点。2017年发行的《面对盖娅》一书, 是他在2013年参加爱丁堡大学著名吉福德讲座的文稿基础上修订和扩充而成。这一系列讲座的主题是“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 拉图尔讨论了看待自然的新方式。他认为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的“盖娅”(Gaia)理论, 是用来解决科学、

基金项目:辽宁省第二批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研究方向课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新发展理念”;大连理工大学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题项目(项目编号: DUT18RW505)阶段性成果。

收稿时间:2018年8月19日

作者简介:钟晓林(1986-)女, 辽宁大连人,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Email: lynxlzhong@hotmail.com

洪晓楠(1963-)男, 安徽桐城人,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Email: hongxn@dlut.edu.cn

政治和神学中那些过时的自然观念的一种理想方案。拉图尔还表明自己已经参与到第二次科学战争之中,从而帮助气候学家在气候议题的争论中,重建公众对他们的信任。“那些从来没有理解过科学研究学者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意识到需要我们来对抗一些否认、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攻击。”^[3]拉图尔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现代人面对盖娅,限制自身随心所欲命令自然的能力,正视在未来我们将如何生活。正基于此种情势和目的,本文拟从分析拉图尔对盖娅理论和人类世概念的阐释出发,深入探究和评价其非现代性观念下的人与自然新型关系。

一、盖娅是自然的世俗形象

盖娅(Gaia)这个名称源于希腊神话的大地女神,英国科学家洛夫洛克在1972年用她命名一个生物调节陆地大气的假设,盖娅是由所有生物和它们的环境所组成的动态系统,能够调节地球(earth)自身的气候和化学状态。“盖娅理论推动人们从行星角度来看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地球的健康,而不是个别生物物种的健康。”^[4]如果人类的活动,如交通、工业和大规模的农林业,继续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几种温室气体,我们生存所必需的大气中的化学混合物将会受到干扰,也会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重大变化。盖娅将会受到威胁,对人类具有世界末日般的严重影响。那我们该如何和盖娅交往呢?在《面对盖娅》中,拉图尔不仅重新阐释洛夫洛克的论证,而且界定了一个完全世俗的盖娅。

依照拉图尔的看法,当前的自然观念已经不符合人类的生存境况,这是现代性及其科学观遭遇的第一重困境。“纯粹的生态危机应该被认为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突变。”^[5]尽管“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本身意味着自然和文化的区分,但生态问题已经深刻改变了这种对立。在当下,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政治议题,然而,主流话语仍然是依据现代主义二分法来关注自然。在拉图尔那里,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尖锐分离是一种谬误,他继续了对现代性重新描述的工作,指出自然/文化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不再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在西方主义视角下,人类最重要是作为一个文化的存在,我们必须从自然中解脱出来,或

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与自然相区别。现代科学急速发展使得这一观点毋庸置疑,科学家提出要客观地呈现“纯粹的自然力量”,用科学世界观创造一个物质世界的概念,从而取消了所有构成世界的实体的行动者(agent)和事件(event)。现代主义生态学的“生态环境”实际仅指向人类环境,权威的、有理性的人类从世界抽回历史,给“自然”安排了一个等待着人类随意使用的角色。再进一步,“当我们声称有一种‘自然法则’,更直接表达了将‘自然’视为一种律法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变成了‘道德’、‘法律’和‘可敬’的同义词。”([5], p.20)而谁来断定哪些行为规范是“自然的”,哪些是“违背自然的”?是科学家还是上帝?

拉图尔警告说,社会与自然并没有分离,生态危机不是自然的危机,而是客观性、现代主义、现代科学的危机。我们把现代作为人文主义的时代,这样是不对称的健忘——现代也是非人类的时代,而现代人则乐于认为世界的“第一性质”是静态、消极、惰性的,是永恒不变的实体存在。而最近,“气候变化争议使得科学的历史形象开始变得越来越混乱。”^[6]正如怀特海“自然是过程的”观念,古老的客观性无法继续适用于今天的多元社会,“自然”概念的的稳定意义必然是历史性的、语境化的。根据拉图尔的说法,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再次定位于消除二元对立上,也就是他一直强调的“非现代性”视角:世界是由人与非人的行动者(actors/actants)组成的,行动者互相联结的活动是被动的、转义的(mediation),绝对的存在形式是中间地带的、多重杂合的拟客体(quasi-objects)。我们不需要为自然与社会这两种纯粹形式赋以解释,它们只是拟客体部分性的、纯化的结果。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根本界限不存在了,拉图尔强调在人类活动与非人类活动的领域中,各种异质力量(多重行动本体)之间不断地生成、消退、转移、变化,在网络中因缘际会地构建科学。这样,现代科学观的“人为自然立法”原则被消解了,包含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集体”取代了自然和社会二元分离,现代性也就为“非现代性”所取代了,现代人实际上从未现代过。当我们放弃对“自然法则”的声称,从冷漠的客观性回归到地面,就能理解自然与文化从未完全分离,用非现代性角度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

在此，我们需要洛夫洛克的伟大发现：“地球可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系统，能够积极维持内部和外部的区别。”^[7]这样的地球既不符合“自然宗教”及其传递的道德、政治和神学，又破坏了现代科学的世俗地位。拉图尔声称，“盖娅，是最世俗地球形象的政治理论探索，因为她是能够以一种新方式动员科学、政治和神学的唯一实体。”^[8]世俗盖娅带来了“新形式的地球中心说”：人类发现自己回到了与这个唯一活的地球生物圈（biosphere）的紧密关系，自然从生存的隐性条件转变为充分条件。盖娅中的生命与其环境密切相连，一切生命形式通过众多的其他方式不断地修正物理和化学环境，这也是从行星的角度认可了非人类的行动。拉图尔希望表明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无生命的”（inanimate），“而是我们对这些对象或称为行动者的熟悉程度太小。”（[5]，p.49）地球不是现代人的自然，也不是机器，我们必须放弃给每一步“发现”中遇到的行动者去生命（de-animate）。现代性的自然/文化区别，就像人类/非人类的区别一样，是对行动者分配的现代纯化。而当下的自然就是盖娅，和人类想要设计的自然特征相比，盖娅缺乏宗教、政治色彩和道德作用，有生命的行动者和现代人的扩张理念相冲突，两者不能继续同时存在。从现代性转向盖娅，取消自然/文化对立，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有生命的（animate）是最基本的现象，去生命的（de-animate）是肤浅的偏见，盖娅是由生物和非生物、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元素合作产生的。

另一方面，拉图尔反对将盖娅融入到陈旧的概念框架中，比如把盖娅变成一个单一的有机体，一种巨大的恒温器，某种新的时代女神，甚至是神圣的天意。在他看来，盖娅是异质实体的复杂集合，还不能称为统一的整体，甚至假定盖娅不是任何形式的系统。^[9]因为盖娅作为生命现象最宏大的规模是没有层次结构的，效应的发生都来自集合中一些特别实体抓住机会发展了自身。这就是为什么盖娅是“世俗”（secular）的，祛除宗教色彩的级别排序和精神目标，她是非现代性的集体并且完全属于世界。斯唐热也认可盖娅不是现代科学家的自然系统，而是一个非整体性的世俗概念：“盖娅缺乏作为仲裁者、担保人或被利用资源的高贵品质，是一种对我们人类的理性和项

目漠不关心的力量集合。”^[10]现代人认为他们征服自然，而在拉图尔的阐释下，当下的自然就是盖娅，是不能被征服的。在盖娅相当复杂的动态集体里，我们只是一部分生物而不是拥有者，危害盖娅会让人类走向灭亡，但是地球的生命依然延续。

二、人类世时代的人类形象和新气候政权

跟随拉图尔把目光转向盖娅，我们意识到生态危机带来的问题本质和现代制度相互冲突，世俗的盖娅已经瓦解了现代的自然形象，寻找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关注居住的星球与其他生物，同时还迫切需要另一副人类自己和世界的形象。在2000年，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正式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表明人类的活动已经在大规模改变着地球进入一个新时期。尽管人类世的概念还没有定论，但特征清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并不亚于大自然的活动，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形态。现在，很多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风险已经出现，其中以气候变化为首要问题，它危害了人类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一起产生的文明。拉图尔由此提出，“人类世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必须从现代性的概念中走出来。”^[11]从警示的角度使用这种不稳定术语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人类在全新世时期的进步梦想已经不能在人类世时代持续下去。拉图尔认为，人类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比自然和社会更大的系统，并且规避了自然/文化的分界线。“如果在夏威夷，你发现岩石一部分是由熔岩组成的，一部分是新的物质，比如塑料，你将如何在人与自然之间划清界限呢？”（[5]，p.120）由此可见，生态危机提出的“外部”概念很可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使得再没有任何外部环境，我们已经成为塑造地球的主要地质力量。

人类世成为现代性及其科学观遭遇的第二重困境，现代认识论问题已经转变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人类世的新历史形势下，我们如何描述地球上的生命？拉图尔首先联合了德国思想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针对性地批判了现代主义的人类形象和全球（Globe）概念。自16世纪到现在，以人为荣是现代性的温床，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强调了主体的构造能力，让客体围绕人类主体。而斯洛特戴克提出了不同看法，“最重

要的不是哥白尼革命,而是麦哲伦革命。”^[12]他认为,现代主体是在资本主义的大地全球化时期建构起来的。大地的全球化指的是“欧洲扩张”的历史时期,是资产阶级通过航海和制图发现、抓住和占领新空间的过程,地球仪和地图上的全球是资本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现代人创造自己的意义、摆脱外在的限制,更大的扩张和解放活动已经改变地球全范围的地质情况。随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虚假胜利遭遇了世界的回击,世界并不是围绕人类而是和人类交战。这才是确实存在的“文明的冲突”,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简而言之,现代人只是更加现代而不是人类的真实样子,现代人期待全球化指向文明的道路,唯一的进步标志却是一个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世界。拉图尔精辟地指出,全球定义的并不是地球本身,而是一个简化模型,现代人将所有美德都赋予全球的形象,西方哲学、科学、神学和政治都基于这个早熟的整体。人们总是使用全球视野作为一个整体,但人类世让我们清醒,“我们并没有把握住集体性角色——人类世中的人类(anthropos),人为灾难中的人类(human),”^[13]全球模型也只能带给我们局部视野,没有人能够全球性的思考自然甚至盖娅。拉图尔提出要摒弃“自然宗教”,“自然规律,它与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它对去生命的事物痴迷,源于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宗教形式。”([5], p.179)自然概念和宗教概念有着相同的基本假设,即世界是因果关系组合的统一整体。它们的区别只不过是自然把握去生命的事物,而宗教把握超越生命的事物。通过客观性和超越性,人们开始位于一个与过去激进分裂的现代,掌控地球并不困难,就是那个小小的全球模型。洛夫洛克的重要价值就在这里,地球不是全球,盖娅这个活的地球足以瓦解自然宗教的混合物,使得依附于自然的规范性权力的价值观受到根本威胁,人类既不是自然的调用者,也不是附属于宗教的神性崇拜者。生态突变酝酿的是现代科技与盖娅的战争,现代性的发展铁律已经废止,人类的文明和价值面临着灾难性挑战,逃离科学愿景和宗教愿景,人类只有回归地面才能继续生存。

斯洛特戴克和拉图尔一起讨论了如何让地球世界适合居住,“球体和网络都是为了反对同一类敌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古老而不断加深的鸿沟。”^[14]

他们认为,要提供比自然-社会神话构想出的神秘外部更多的空间,人类和其他生物既不构成自然,也不构成社会,而是构成一个还没聚集起来的可能性集体。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的旧气候政权并没有使真正的政治成为可能,人类自身能动作用的迷失使得我们必须与地球重新谈判,“将生态理念重新政治化,坚持我们的外交义务,我们以新定义下的人民形式来介绍彼此。”([5], p.223)没有任何现代制度中的角色可以登上人类世这个新的地球舞台,我们不得不关注其他组成世界的方式,拉图尔创造了一个新的定义,盖娅下的人类(human)被重构为地面人(earthbound)。这个名字有双重属性:它定义了那些只能束缚在地球的人,他们必须接受这一限制;同时他们也是扎根于地面而展开探索之旅的人。这个人类的新形象知道自己的处境,虽然现代物种的人类被定义为从过去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相反地,地面人却不得不发现自身的有限性问题。“人类的座右铭是‘超越极致’,地面人却没有座右铭,他们是‘更加在下面’。”([5], p.291)接受这种身份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向上寻找高级仲裁者来统一人类,而是需要向下看,关注我们居住的地球和其他生物。这是充满创新性的探索:我们仍然在处理地球空间,但不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更需要倾听,如同朋友一样,在地面上再次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地球居民。

摒弃了现代性的人类形象和全球概念,拉图尔创造性的提出一种“新气候政权”来帮助我们对抗人类世和盖娅的挑战。地面人已经改变了人类角色和任务方式,新的身份需要新的政治或者更充分的外交谈判。首先,摆脱了全球的理解模型,地面人和盖娅变得如此紧密,“人类世这个词宣布了盖娅和人类之间有一个麦比乌斯带:你永远分不清正面和反面,不管你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是人类或非人类。”^[15]这就是说,人类世展现了人类活动和自然活动的叠加,地面人首要解决的是在盖娅下重新绘制他们赖以生存的领土地图。我们需要一种“人类世的新地缘政治(geopolitic)”或者称为“盖娅-政治”,现在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地球的故事,人类和非人类的形态都将被重新混合。拉图尔的论点是,世界有很多行动者在工作,人类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外交交流的平台就是让非人类行动者填充全新的集体,让事物说话。因此,

我们需要重新认知去生命的行动者，逐点地去发现非人类行动者的变化过程，分析它们的存在意义。通过这样的探索，我们会清楚地感知民族国家之间的传统冲突正在滑向领土之间的冲突，多样性行动者的自身发展、不同的利益相互交织的关系最终将成为真正的战争。

“非国家代表团的贡献不在于‘关心自然’，而是对人类国家所认为的领土划界进行腐蚀性行动。”（[5]，p.267）因此，地面人为了管理斗争中的自然领土，启动非现代性的“新气候政权”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把同样受到盖娅影响的人类与非人类聚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物的议会”；扩展和非人类的协商会议，地面人必须面对地球这个多元的集体，也就是如何实现“一个逐步形成的共同世界”。共同世界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提供开放的辩论，依赖于把许多不可通约的利益、价值和实体以共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作为人类和非人类代表团谈判的实例，拉图尔特别介绍了“关键带”（critical zone）概念，和“人类世”一样由科学家们发明的术语，指地球表面从植被冠层到风化层底部之间的一个薄层，“是所有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形式活跃的地方”。^[16] 科学家们对地球上那些高度异质区域的复杂动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呈现了地面上各种利益相关的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和纠缠。这项跨学科研究代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地球空间，也代表一种摆脱现代认识论框架的科学观，这正是地面人所需要和能够信任的地球探索创新，也是拉图尔所希望的“面对盖娅”：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未来，就迫切需要改变立场，将政治定义为通向地球的道路，识别领土是地面人最需要仔细描述的任务，拥抱让人迷惘的现实世界，拥抱新的气候政权，所有进步力量重新团结一致，朝着一个更好、更平衡的未来前进。

三、非现代性、反人类中心的生态方案

拉图尔的作品塑造了一种思维方式，它可以激发人们与这个世界的事物之间另一种、更肯定的关系。基于非现代性的观念，在盖娅理论和人类世术语的讨论中，拉图尔批判了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全球概念和人类形象，更新了曾遭受现代性限制的“集体”和“政治生态学”，探索了一种“新气候政权”和“人类世的新地缘

政治”。这些观点可以看成是对《自然的政治》的延伸和阐释，也是《存在模式的探究》正面构造“非现代世界”之后，进而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替代方案。生态灾难、气候变化的深层影响不仅在人类的环境中，而且在我们的头脑中展开。拉图尔哲学的重要性和激进性就在于此，他揭示了人类活动和盖娅活动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不是我们认为所是，自然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客观存在，西方人和东方人一起生活在非人类的世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解集体的方式，需要更广泛地定义政治，在协商会议的过程中允许非人类代表的声音。哈拉维对此评价道，“在地缘政治中，物的议会不能委托给某个更高的统一权威，拉图尔致力于理解一个共同世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集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既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7] 同时，拉图尔重新定义人类世时代的地面人，这种“人类的转变”也是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正缘于此，拉图尔“非现代性”的人与自然关系打破了康德式的思想方式，挑战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传统区别。这和新唯物主义（也有称为“思辨实在论”）的情况相似，他们“坚持物质对意识的本体优先性”，^[18] 试图更新对无机的实在领域的态度，将康德哲学颠倒过来。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指出，当代哲学的核心是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即我们只能得到思维与存在的相关性，思维与存在这两者不能分开来思考。”^[19] 这种处于主体/客体两极之间无法规避的相关性，意味着主体只能认识与我们相关之物，一方面捍卫了人类本身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尖锐分离。而梅亚苏主张用事实性原则（principle of factuality）来代替相关性原则，“强大的相关性只能被实际性的绝对化所反驳”。^[20] “实际性”这一概念来源于海德格尔对“此在”总是已经在世的解释，相关主义者用相关的实际性特征说明了自在存在的成立，同时也驳斥了绝对观念论。梅亚苏则将这一特征推向极致：既然实际性说明了“缺乏理由是事物的真实属性”，（[19]，p.53）那么偶然性才是必然的，实际性的绝对化就是事物存在的“事实性原则”，它揭示了自然恒定的确实的偶然性，是新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动者网络的关系性本质上和梅亚苏反

对的相关主义完全不同。对于拉图尔来说,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领域本身就有问题:社会和自然都是行动者网络联结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大多数行动者都是由异质的人类和非人类组成的,把他们纯化到思维一极或者存在一极是很荒谬的。这也可称为一种“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主张“反对人类中心论,赋予物质以能动性或力量”,^[21]在“本体混合状态”中探究人类和自然的共生、共存与共演。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拉图尔和新唯物主义都着力于颠覆现代制度的哲学根基,偶然性的物质观和非现代性的集体有助于思考人与自然新型关系,同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科学、理解科学文化,重塑科学的形象,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的维度和新的希望,”^[22]是科学文化哲学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的哲学资源。

另一方面,从现代性到人类世,好像使我们愈发回到世界的中心,但占据中心位置对人类未来生存是必然美好吗?在人类世的新时期议题下,对待人类和非人类存在不公平,生态现代主义者的见解印证了这一点:“我们确信用知识和技术,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好的、甚至伟大的人类世。一个好的类世要求人类利用他们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力量使人类生活得更好,稳定气候,保护自然。”^[23]他们相信快速的技术进步是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以及确保人类福利的唯一手段,甚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统治地位,以便最佳地控制自然系统。这种说法背后是以生态为基础更进一步的现代化,通过拥抱技术来进行自然的“伟大恢复”。但这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希望的,一种现代又生态的方式就好像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得其利而无其害”是典型的现代人乐观心态,却可能摧毁我们自己。因为,人类世立足在人类活动已经干扰地球运作这个层面,它跳到了一个无法控制的轨道上,即便人类占据着地球的中心位置,但却不是人类自发的创造未来,我们面对的是有限的、不可驯服的地球。正如拉图尔提醒的那样,地球需要我们基于恐惧的尊重,而不是保护或拯救,盖娅下的人类和非人类是公平的。

在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诘问资本主义和人类世之间的关系。拉图尔对现代主体和全球概念的瓦解实际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魔法成就了现代性”,^[24]比如通过给反对种植和生产贴上倒退的标签,以此来麻痹对手,资本

主义是现代性的前线。拉图尔和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一起表达对资本主义逻辑和经济的质疑,人类世是科技全球化发展造成的结果,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警醒我们做错了一件比想象中更危险的事。社会学家摩尔(Jason W. Moore)还提出“资本世”(Capitalocene)这个名称替代“人类世”,强调“我们生活在资本无止境积累的历史时代”,^[25]现代世界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历史模式,需要运用“世界-生态”观来审视生态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将权力、资本和自然连为一体的生态,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过程,还象征着一种组织自然的新方式,驱使自然做工使其尽可能给予人类廉价的劳动。由此人类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了“人类”,而这个“人类”概念变成与历史无关的、抽象的人,掩盖了暴力和剥削的同质化“人类事业”成为压倒大自然的力量,这就是生态危机的起源,同时,也塑造了特定的资本逻辑文化及政治。可以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分开的二元描述只是属于资本主义历史的,超越这些不平等的安排,才能找到人类在生命网络中和谐的位置。拉图尔、斯唐热、摩尔以及新唯物主义者都强调了反对现代二分法,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突破人类世生态危机的核心思想,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观念来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由之而来的,科学文化哲学新时期的发展要抓住这一改变,构建反人类中心的科学观,以及文化定位的解构和重塑。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面对盖娅和人类世的挑战,在气候变化等生态议题上,我们如何提供与非现代性呼应的中国话语?未来我们都是“更加在下面”的地面人,关注居住的地球和其他生物,生成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不仅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相契合,更是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首先,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认为人与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正是这种思想的创造性阐发。他在《新原人》一书中提出人生境界论,按照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划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与天地参”且“与天地一”的天地境界是人生最高境界。“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的最高底造诣是,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且自同于大全”,^[26]“大全”是无所不包,真正的“与物无对”,就是将宇宙万

物当作一整个来考虑；而达到真正的天地境界时，我们自觉的了解人人都是宇宙的一分子，而且对于宇宙万物有一种痛痒相关的情感。人的身体当然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在精神上我们与万物不再是相对的，而是积极的与其融为一体，也就是同天的境界。在同天境界的人是有知又是无知的，有知的方面是自觉在天地境界中，无知的方面是“不可思议大全”，即人最高的觉解是自觉“大全”是不可思议的，而享受在天地境界中的乐。在冯先生看来，宇宙无尽的变化和无穷的能力无法被人类彻底了解，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宇宙的好，即宇宙的和谐发展。进入天地境界的人理解自己在整体世界中的位置，而且应对宇宙负责，这种观点有助于破除控制自然甚至廉价自然的西方现代主义，和拉图尔的非现代性人与自然观点是一致的。现在，可以用“大全”来理解盖娅和地球是不可控制和征服的，地面人必须接受自身“无知”的局限性，清醒认识科技进步不能让我们成为主宰者，从冷漠转向谦恭的心态对待地球。而“自同于大全”要求我们与物同体，也就是地面人在地球这个多元的集体中，扩展和非人类的协商、谈判，实现逐步形成的共同世界。最后，在同天境界的人虽然与物同体，也能“有为而应付事物”，这意味着地面人能够识别赖以生存的领土，通过非现代性的科学观在地球上寻求更好、更平衡的未来。处于天地境界的人和拉图尔的地面人角色是非常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人文理想可以作为人类世时代的生态价值导向。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是基于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考量，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需要国际合作来加强环境治理。根据这一主张，针对生态困境的解决方案，新气候政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互为前提的，反人类中心、非现代性的人与自然符合中国生态文明道路的内在理念。然而，我们也要警惕反对的声音，比如拉图尔评价了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他明确表示美国向其他国家宣战，且丝毫不顾其他国家的生态变化问题”，^[27]这一政治决策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新气候政权的反面回应。《巴黎协定》是

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气候协议，为全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威胁设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标准，而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此协定将会损害美国经济，为了工业企业的利益，对这一世界性重要议题置之不理。对全球变暖的事实认知是新气候政权的基本前提，特朗普政府通过对气候变化怀疑和否认，表明“美国居住的世界与其他国家不是一个世界”，这也使得美国在当前关键的地缘政治时刻处于孤立地位，严重破坏了人类面对世界性问题的团结。气候的变化有国界划分吗？这个夏季世界各地的持续高温已经给出炙热回答，它的影响并不针对不同国家，如果对于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失败，我们将全部陷入困境。即使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未来安全，世界各国积极响应气候危机的姿态不可动摇。就此而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可以充分参照拉图尔非现代性的人与自然观念，构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观，以及天地境界的文化价值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面对盖娅和人类世挑战。

[参考文献]

- [1] Latour, B.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 [2] 布鲁诺·拉图尔. 自然的政治: 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 [M]. 麦永雄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9.
- [3] Vriese, de J. 'Science Wars' Veteran Has a New Mission' [J]. *Science*, 2017, 358(6360): 159.
- [4] 詹姆斯·拉伍洛克. 盖娅时代: 地球传记 [M]. 肖显静、范祥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3.
- [5] Latour, B.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8.
- [6] Latour, B.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14, 45(1): 1-18.
- [7] Lovelock, J. *The Vanishing Face of Gaia* [M]. London: Allen Lane, 2009, 195.
- [8] Latour, B. 'Facing Gaia: Six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Nature' [EB/OL]. http://www.bruno-latour.fr/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GIFFORD-SIX-LECTURES_1.pdf. 2013-1-144.
- [9] Latour, B. 'Why Gaia is not a God of Totality' [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7, 34(2-3): 61-81.
- [10] Stengers, I. *In Catastrophic Times: Resisting the Coming Barbarism* [M]. Ann Arbor, MI: Open Humanities Press,

- 2015, 47.
- [11] Latour, B. 'Telling Friends from Foes in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A], Hamilton, C., Bonneuil, C., Gemenne, F. (Eds)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C],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45-155.
- [12] 彼德·斯洛特戴克. 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M]. 常暄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37.
- [13] Latour, B. 'Waiting for Gaia: Composing the Common World Through Arts and Politics'[EB/OL]. http://www.bruno-latour.fr/sites/default/files/124-GAIA-LONDON-SPEAP_0.pdf. 2011-1-12.
- [14] Latour, B. 'Spheres and Networks: Two Ways to Reinterpret Globalization'[J].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2009, Spring/Summer, 138-144.
- [15] Latour, B. 'Gaia or Knowledge Without Spheres'[A], Schaffer, S., Tresch, J., Gagliardi, P. (Eds) *Aesthetics of Universal Knowledge*[C],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69-201.
- [16] Latour, B. 'Giving Depth to the Surface: An Exercise in the Gaia-graphy of Critical Zones'[EB/OL]. <http://www.bruno-latour.fr/sites/default/files/155-GAIAGRAPHY-accepted.pdf>. 2017-01-26.
- [17] Haraway, D.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Chthulucene'[A], Moore, J. (Eds)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C], Oakland: PM Press, 2016, 34-76.
- [18] 郝苑、孟建伟. 实在论的“思辨转向”——当代欧陆哲学视域下的思辨实在论[J]. *哲学动态*, 2017, (4): 99-105.
- [19] Meillassoux, Q.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M]. London: Continuum, 2009, 5, 53.
- [20] Dolphijn, R., Van der Tuin, I. *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 Cartographies*[M]. Ann Arbor, MI: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 75.
- [21] 蔡仲. 后人类主义与实验室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6(1): 16-21.
- [22] 洪晓楠. 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纲领[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2, 34(6): 8-14.
- [23] Nordhaus, T., Shellenberger, M., etc. 'An Ecomodernist Manifesto'[EB/OL]. <http://www.ecomodernism.org>, 2015-01-31.
- [24] Latour, B., Stengers, I., Tsing, A., Bubandt, N. 'Anthropologists Are Talking About Capitalism, Ecology, and Apocalypse'[J]. *Ethnos*, 2018, 83(3): 587-606.
- [25] Moore, J. 'The Capitalocene, Part I: On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7, 44(3): 594-630.
- [26] 冯友兰. 新原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4, 176.
- [27] Latour, B., Riquier, C. 'For a Terrestrial Politics: An Interview with Bruno Latour'[EB/OL]. <https://www.eurozine.com/terrestrial-politics-interview-bruno-latour/>, 2018-01-09.

[责任编辑 孟建伟 郝苑]